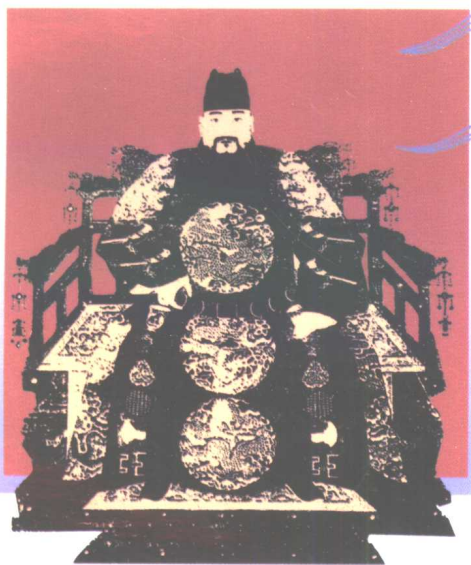


尹钧科 主编

北京历史丛书

土木之变与北京保卫战

吴文涛 著



北京出版社

尹钧科 主编

北京历史丛书

土木之变与北京保卫战

吴文涛 著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土木之变与北京保卫战/吴文涛著. —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99.10

(北京历史丛书)

ISBN 7-200-03791-5

I. 土… II. 吴… III. ①地方史-北京②土木之变
IV. ①K291②K248.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32629 号

土木之变与北京保卫战

TUMUZHIBIAN YU BEIJING BAOWEIZHAN

吴文涛 著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北 京 出 版 社 总 发 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市通县电子外文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3.375 印张 73 000 字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200-03791-5

K·389 定价: 8.00 元

序

侯仁之

北京是一座历史悠久、举世闻名的都会城市。她不仅拥有三千余年的建城历史，而且拥有八百余年的建都历史，今天依然是 12 亿人口大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

在其兴起、成长与发展的历程中，发生了一系列轰轰烈烈的事变，因而积淀了丰厚的文化，影响并推动了中国历史乃至世界的进程。这应该是北京举世瞩目的重要原因。

研讨这样一座城市的发展历程，追溯发生在这里的政治风云，回顾城市社会生活的变迁，介绍城市悠久的传统文化，不仅是认识首都发展历史的需要，而且是改革开放、发展社会经济大潮中关注文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迫切需要。民族文化血脉

的延续，传统文化珍品的传承，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走向辉煌未来的重要保证。而这需要千百万人的不懈努力，共同奋斗。

《北京历史丛书》的撰著出版正是适应了这样的要求，适应了社会现实和历史进程的迫切需要。

爱我首都，爱我北京，首先需要了解北京，认识北京悠久的发展历史和丰厚的传统文化，激发对北京的深厚感情和建设北京的热忱。而《北京历史丛书》从 20 个专题叙述提供给广大读者的恰恰是北京辉煌的历程和演进的轨迹。通过这 20 本内容丰富、思想深邃、深入浅出、语言生动、富有启发和感染力的著述的阅读，广大读者一定会有所收获、深受教益。为此，乐于将此丛书推荐给广大热爱北京并愿为北京在新世纪的发展贡献力量的读者。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50 周年庆典，也是 20 世纪跨入 21 世纪的最后的一年。在这庄严的时刻，让我们共同缅怀和阅读北京过去的历史，总结有益的经验，为开创和建设北京更加美好的明天而努力奋斗吧！

1999 年 4 月 8 日

序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院长 高起祥

1998年夏，在市委、市政府理论中心组的一次学习会上，市委书记贾庆林同志说，在北京工作的同志，应该了解北京的历史，了解过去是为了建设现在、规划未来。可是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搞的10卷本《北京通史》330万字，实在没有那么多时间阅读，能不能请专家提纲挈领地讲一次，或搞个简本。请《北京通史》主编、北京市社科院研究员曹子西同志为市领导讲北京史已经安排（讲稿发表在1999年3月3日《北京日报》，题为《学点北京史》）；这次编写的这套《北京历史丛书》也是响应贾庆林同志的号召，通过20个选题将北京三千多年的历史加以浓缩，突出了北京史中的若干重大事件、重要人物以及北京各个时期的社会生活状况，这都是广大

青少年，特别是在北京工作的国家公务员应该甚至是必须了解的。

江泽民同志也曾经指出：一名领导干部不善于从历史中吸取营养，不可能成为高明的领导者；一个政党不善于从总结历史中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的规律，不可能成为顺应历史潮流的自觉的政党。在世纪之交江泽民同志讲的这一番话确实应该成为我们学习历史，特别是学习北京史的强大动力，通过学习加强我们领导工作的科学性和预见性。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始终以促进首都经济、社会、文化的协调发展，促进首都的两个文明建设为己任，历史学科在奋发图强完成了 10 卷本《北京通史》后，正在深入研究专史，已出版的有《北京城市生活史》、《北京农业发展史》、《北京历史自然灾害研究》、北京《满学研究》（1—4 卷）、《北京湖广志稿》，正在进行的有《北京郊区村落发展史》、《北京对外关系史》、《北京通史多媒体综览》等。我们将尽心竭力通过历史研究为北京的现实和今后发展服务。

1999 年 5 月 5 日

编者的话

北京，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

首都，古称“首善之区”，意为全国最好的地方。

改革开放以来，在邓小平理论旗帜指引下，首都北京的物质文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城市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北京，正向着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目标迈进。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要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要高度发展，二者不可偏废。

首都北京的精神文明建设，也已取得显著成就。但是，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宏伟目标的要求相比，还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对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方方面面作出了明确的决议。也就是说，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向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发出了进一步重视和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伟大号召。作为我国首都的北京，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理应成为全国各地的表率，成为真正的“首善之区”。

加强精神文明建设，需要从多方面开展工作。宣传和普

及我国悠久的历史知识，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对于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首都北京，既是一座千年古都，又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她已有三千余年的建城历史，中华民族优秀历史文化在这里的积淀，是极其深厚的丰富的。在一定意义上说，她是五千年中华文明史的缩影。在我国近现代史上，她又是一座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英雄城市。

对于北京市居民来说，应当更多一些地知道北京的历史；对于全国各族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少年来说，也应当更详细一些地了解首都北京的历史。知我首都，才能热爱首都；爱我首都，才能更好地建设首都。因此，向广大北京市民和全国各族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少年，宣传和普及首都北京的历史知识，是加强和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也是从事北京历史研究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基于以上认识，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组织力量编著了一套《北京历史丛书》，共20本。既有从远古到现代的纵向历史选题，又有从经济到文化的横向历史选题，纵横结合，基本上反映出首都北京的历史概貌，突出了首都北京的历史特点。作者大都是本所的科研骨干，也邀请几位外单位的专家学者参与协作。执行主编是尹钧科研究员。

《北京历史丛书》的编著，得到北京市委宣传部领导的高度重视和热情关怀，也得到本院领导的多方面指导和帮助。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院士和本院高起祥院长，百忙中为这套丛书撰写了序文。北京出版社承担了出版工作。在此，我们一并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诚挚的感谢！

我们谨以《北京历史丛书》作为菲薄的礼物，献给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 50 周年庆典，并迎接 21 世纪的到来！

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有限，这套丛书中的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恳祈读者批评指正。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所

1999 年 3 月 10 日

目 录

引 言	(1)
一、往事烟散今何在 唯余寂寞土城墙 ——土木堡印象	(2)
二、风暴频起出塞北 长城环拥明京师 ——明迁都北京及其对蒙古的防御	(11)
三、小人得势满朝倾 引狼入室边塞惊 ——王振专权及边关危机	(21)
四、风雨飘摇叹亲征 雄师摧折恨土木 ——英宗亲征与土木之败	(32)
五、临危受命定狂澜 社稷为重显忠心 ——于谦新政与景帝之立	(44)
六、雨过天晴庆京城 蛛网暗结忧皇宮 ——北京保卫战与朱祁镇南归	(57)
七、夺门一变盛转衰 任尔城池固金汤 ——南宫复辟及明后期北京的形势	(72)
参考书目	(91)

引 言

公元 1449 年的一个秋天，在距北京仅约 100 公里的一个军事小镇上，发生了一幕震惊历史的悲剧：明朝皇帝英宗亲自率领的明军主力遭到蒙古瓦剌骑兵的袭击，50 多万军队全军覆没，50 多位朝廷重臣伏尸疆场，明英宗被掳塞外。顿时，明廷内外一片恐慌，朝局陷入动荡，各种政治势力暗流涌动，矛盾盘根错节。辉煌一时的明王朝，虽然暂时摆脱了倾覆的厄运，但由此走向了衰落。突如其来的失败，使明朝新都北京城直接面对了蒙古铁蹄的威胁。幸好在于谦等人的主持下，百姓积极抵抗，才终于使它转危为安。古老的北京经受了一场血与火的战争洗礼，变得更加宏伟壮丽。

这一事变既造成了北京历史上的一次重大危机，也给整个中国历史抹上了沉重的一笔。它警示了北京作为中原王朝首都的特殊战略意义，同时也预示着中原汉族王朝内在的危机及多民族融合、全国大一统局面终将来临，北京的首都地位将被赋予新的内涵。

由于事情发生在土木堡这个地方，史称“土木之变”。

一、往事烟散今何在 唯余寂寞土城墙 ——土木堡印象

土木堡，位于河北省怀来县土木乡，为乡政府驻地，在今怀来县城（沙城）东南约 8 公里处，距其东南的怀来旧城（明朝时怀来卫治所，清朝、民国怀来县治所，今为官厅水库淹没）约 10 公里，距北京城约 100 公里。

土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朝初年，当时它是为了抵御北方异族而设置的一个军事小镇。辽朝时，皇帝游猎、出巡时常经过此地，并在此地张幕安营，作为临时指挥所，从此，这儿就有了“统幕”之名。后来，逐渐讹为“土木”。元朝人陈孚曾有诗描述当时的土木：“千里茫茫草色青，乱尘飞逐马蹄生，不知何代开军府，犹有当年统幕名。”可见当时的土木还是个荒凉之地，但已经是有名的军镇和驿站了，否则，何来马蹄声疾、尘土飞扬的景象呢？

土木所处正好是延庆——怀来盆地（或称妫川盆地）的盆底，近乎中心的位置。而延庆——怀来盆地连同往西串接的涿鹿盆地（或称桑乾盆地）、宣化盆地（又称洋河盆地），在古代曾有妫州、儒州、可汗州、云州、武州、新州、归化州等设置，被并称为“山后诸州”，是北京通往西北草原的第一个台阶，也是西北与中原民族在长期历史交往中的中继

地带，具有十分特殊的地理意义。这片盆地的底部，约在海拔五、六百米之间，周围山岭阻隔，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在古代，这里无论从经济还是民族关系上看，都呈现一种混合形态。这儿可耕可牧，无论是北方游牧民族还是中原农耕经济的汉族，都可在这里长期居住耕牧，因此成了北方民族进取中原与中原汉族反扑草原战争的拉锯地带，也是民族和睦时相互往来、相互贸易的交通要道。由此去草原可分为两路：一路自延庆向北，经雕鹗堡、赤城到坝上；另一路自延庆往西，经怀来、宣化、张家口到坝上。上坝以后，便是茫茫的大草原了。

如果走第二条路，土木则是必经之地。在古代，尤其元朝以后，出北京城经榆河（今海淀玉河），出居庸关，再经榆林堡、怀来老县城、土木堡、新保安、鸡鸣驿、宣化，到张家口，往北或往西而到草原，这是一条极为重要的驿路，被称为西北干道。驿路约每 60 里设一驿站，之间 30 里设一军站，用以传递公文、接待来往官客。土木就是其中的一个军站，在此有官军把守。

如果你站在土木往北眺望，你会看到一个由开阔到狭窄、纵深曲折的喇叭形山口。原来这土木附近有一条由北向南的峡谷河沟，当地人称为炮儿沟或石河沟。由这条沟曲折往北，翻越长安岭即可到达赤城、云州、独石口，来到茫茫大草原了；往西北，可穿麻峪口，奔宣化、张家口。也就是说，在土木之北的这个山口隐藏着两条通往草原的岔道。这两条岔道往往成为进攻者偷袭之路，“土木之变”发生的情形正是如此。可见，土木的地理位置和山川形势在这个盆地又显得至关重要。

土木往南，地势渐低，望去是一马平川。古代，东有妫川蜿蜒而来，西有桑乾河穿流而过，如今，都已没入了官厅水库那一汪澄碧的水中。完全可以想像出来，如果成群如蚁的军队从北边那个山口涌来，只要冲破横挡在喇叭口的土木堡，就势不可挡地奔往东南方向的居庸关了。掩映着居庸关的那一片苍茫山岭就在官厅水库对岸清晰地矗立着。

如果你来到如今的土木堡，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段段高大、古朴的土城墙。它断断续续、若隐若现地穿过村庄的东西南北，显示着这村庄不同寻常的历史。村东和村北还可以看出有内外两道城墙。仅从残存部分看，城墙高有7~8米，顶部厚1.5~2米，基部厚2~3米，全部由黄土夯实而成。城门、角楼、瓮城、烽火台等部位则更显坚固，不仅更宽、更高，而且增加了砖砌石垒。村外向东，还可见到每隔五、六百米一个烽火台的遗迹。看到这些，自然就会联想到“土木堡”这个旧称，显然，这是一个带有防御性质的军事堡垒；还会立刻想到：这些土城墙是否与“土木之变”有关？它们是“土木之变”的经历者、目睹者还是事变之后的产物？通过查阅历史文献及走访当地文物部门的干部和土木村的老乡得知，今日所见这仍然高大、颇有规模的土城墙，始建于明景泰五年（1454年）^①，即“土木之变”后的第五年。系于谦主持朝政，不遗余力地整顿、加强北京周边地区防御系统的时候修筑的。以后，嘉靖、隆庆、万历年间曾加以补修。显然，这是“土木之变”惨痛教训的产物。清朝人朱乃

^①（清）朱乃恭《怀来县志》卷5《城池》引旧志。台湾1970年《中国方志丛书》影印本。



图1 土木堡东门遗迹

恭，曾任怀来地方官，在其主持编修的《怀来县志》卷5里介绍明朝所修榆林、怀来、沙城、土木、新保安等一系列城堡时说：“城池之建在腹内为犹缓，而在边疆则最急。当万马奔驰之际，雷击电掣，非有高城深池以限其冲突，又何所不至哉！明正统土木之役苟有一城斗大足以自守，虽败衄不至已甚此。”依他看来，土木之败，重要原因是没有高大的城墙可作防御。事实果真如此吗？

其实，在“土木之变”以前，作为一个军事据点和驿站，这儿是有一道防御设施的。县志记载，“永乐初年置堡，正统末车驾驻此北狩，堡遂毁。”^①也就是说，在土木事变以前，这儿曾有一个城堡。它是什么样的？有多高多大？不

^①（清）朱乃恭《怀来县志》卷5《城池》。台湾1970年《中国方志丛书》影印本。

得而知。如果依朱乃恭的观点，这个城堡一定不够高大，也许只是一个土围子，因而不能阻挡蒙古马的轻轻一跃。这或许有些道理。

依据乡村间的传说，最初建堡时，有一和尚云游到此，指点说：土木位于山口河沟之上，应建成船形方可无虞。因而土木堡建成了东西长、南北窄、两头略尖的船形。笔者经考察认为，传说毕竟只是传说，土木堡建成这个形状的实际原因可能是：第一，贯穿土木堡的西北驿道是东西向的，沿驿道而设驿馆、旅店、小吃铺等各种服务设施是很自然的，因而房舍分布呈东西狭长的形态；第二是土木之北是一个喇叭形山口，城堡筑成东西长的形状，等于拉长了面北的防御线，使之像一道挡板横在了喇叭口上。

景泰五年（1454年），于谦主持加强北京防务，沿西北干道筑起了一溜儿城堡及烽火台。在土木则依原堡基础修筑了一个新城。除了将原来被毁的城墙修补完整、增高加宽并增挖护城壕外，还在城北墙外加筑了一个方方正正的小城，使之成为有船舱的船形，或说官帽形，并更名为太平城。嘉靖、隆庆、万历年间又进行了增修，使该城的规模达到：城高11~12米，厚3米多，周长约1200米，护城壕深2米多，宽6米多。瓮城、关城、烽火台一应俱全，应该说十分坚固耐守了。这是谭纶、戚继光整顿北京边备、大修长城时期的一系列成就中的一个。

“土木之变”留给当地的另一个重要历史遗迹，是堡内的显忠祠。显忠祠始建于景泰初年，是明廷为祭祀土木之役前后，宣府、土木等地阵亡将士而建的。祠中竖立了包括英宗朝时户部尚书王佐、兵部尚书邝埜等高官显职在内的66